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六十五至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負外郎臣牛稔文履葛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謄錄監生臣趙廷麒

欽定四庫全書

藝文類聚卷六十五

唐 歐陽詢 撰

產業部

農

田園

園

圃

農

管子曰先王者為民興利除害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者也

尸子曰有虞氏身有南畝妻有桑田神農並耕而王所以勸耕也

韓子曰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耕畧年讓畔

史記曰弃為兒時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耕稼穡之民皆法則之

漢書曰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又曰楊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後溯江上處岷山之陽白郾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

東觀漢記曰樊重世善農稼好貨殖

賦晉束皙勸農賦曰惟百里之置吏各區別而異曹考
治民之賤職美莫當乎勸農專一里之權擅百家之勢
及至青幡禁乎游惰田賦度乎頃畝與奪在己良薄浹
口受饒在於肥腠得力在於美酒若場功畢租輸至錄
社長召閭師條牒所領注列名諱則雞豚爭下壺榼橫
至遂乃定一以為十拘互以為二蓋由熱啖紆其腹而
杜康啗其胃

田

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以其所爭為閒田

漢書曰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伯居伯常耕縱平使游學又曰貢禹上書曰臣禹年老家貧資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短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

又曰張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又曰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江渭中溉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渠民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插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

華嶠後漢書曰周燮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

金匱要略卷之五
給非身所耕漁不食

晉中興書曰郭翻少有志操居貧無業起往古荒田先
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將熟有認之者翻悉推與
之

蕭廣濟孝子傳曰原平墓下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
農月耕者恒裸原平不欲使慢其墳墓乃歸賣家資買
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

詩宋陶潛雜詩曰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

穢帶月荷鋤歸

梁劉孝綽報王永興觀田詩曰重門寂已暮案牘罷囂
塵輕涼生筍席微風起扇輪浮瓜聊可饗溢酒亦成珍
復有寒泉井兼以瑩心神睠彼忘言客閑居伊洛濱顧
已慙困地徒知薑桂辛但願崇明德無謂德無鄰

議晉陸機大田議曰臣聞隆名之主不改法而下治陵
夷之世不易術而民怠夫商人逸而利厚農人勞而報
薄道農以利則耕夫勤節商以法則游子歸

論魏王粲務本論曰古者之理國也以本為務八政之於民也以食為首是以黎民時雍降福孔皆也故仰司星辰以審其時俯耕籍田以率其力封祀農稷以神其事祈穀報年以寵其功設農師以監之置田畯以董之黍稷茂則喜而受賞田不墾則怒而加罰都不得有游民室不得有懸耜野積踰冬奪者無罪場功過限竊者不刑所以競之於閉藏也先王藉田以力任力以夫議其老幼度其遠近種有常時耘有常節收有常期此賞

罰之本種不當時耘不及節收不應期者必加其罰苗實踰等必加其賞也農益地辟則吏受大賞也農損地狹則吏受重罰夫火之災人也甚於怠農慎火之力也輕於耨耘通邑大都有嚴令則火稀無嚴令則燒者數非賞罰不能齊也

園

易曰賁于丘園

詩曰樂彼之園又曰園有桃又曰無踰我園又曰遊于

北園

子建詩曰清夜遊西園

古詩曰鬱鬱園中柳

說文曰樹果曰園樹菜曰圃

莊子曰漢陰丈人灌園鑿隧而入井

韓子曰昔彌子瑕有寵於衛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
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哉

史記曰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婦又曰董仲舒下帷

講誦三年不觀於舍園

漢書曰和帝詔有司自京師果園悉假與貧人

國語曰趙簡子田於螻

螻園名

三秦記曰漢武有名園曰樊川一名御宿有大梨如五

升瓶名含消

漢書曰明帝詔先帝時靈芝生芳林園中自吾建成承
露已來甘露復降芳林園

淮南子曰夫臨江之鄉其人汲水以溉其園江水弗減

也又曰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為之不采

謝承後漢書曰法真隱居大澤講論術藝歷年不問園圃又曰吳祐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讀之音甚奇之與為友宏卒成儒宗知名東夏為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

華陽國志曰何隨家養竹園人盜其笋隨行遇見恐盜

者覺怖走竹傷其足挈屨徐步而歸

桂陽先賢記曰蘇統嘗除門庭有衆賓來統告母曰人招統去已種藥著後園梅樹下可治百疾一葉愈一人賣此藥過足供養

魏志曰明帝起景陽山於芳林園中又曰京城內有園患無水傳玄先生乃作翻車令童轉之灌水更入其功百倍

向秀別傳曰秀常與呂安灌園於山陽收其利以供酒

食之費

晉宮閣名曰洛陽有瓊圃園靈芝園石祠園鄴有鳴鵠園蒲萄園華林園

世說曰簡文帝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又曰王子敬入會稽經吳門顧辟疆有名園先不識主人逕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飲園中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顧勃然曰不足齒之傖爾使驅其

左右出門王獨坐與上展轉顧望而僕從不至遂移時
又曰管寧華歆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
不異華捉而擲之

法顯記曰舍衛精舍東北六百里毗舍佉母作精舍請
佛及借此處故在祇洹舍大園落有二門一門東向一
北向此園即須達長者布金錢買地處也精舍當中央
佛住此處最久說法度人經行坐處亦盡起塔皆有名
字又曰拘夷那竭城東行到毗舍離城北有大林重閣

精舍佛住處及阿難半身塔其城裏本菴婆羅女家為
佛起塔今故在城南三里道西菴婆羅女以園施佛住
處

詩晉陶潛雜詩曰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澤十餘
畝草屋八九間餘竹蔭後檐桃李羅堂前結廬在人境
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
然望南山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
達世情

宋謝靈運還舊園詩曰浮舟千仞壑揔轡萬尋巔流沫
不足險石牀豈為艱夫子昭情素探懷授佳篇

宋謝莊北宅祕園詩曰夕天霽晚氣輕霞澄暮陰微風
清幽幌餘日照青林收光漸窓歇窮園自荒深綠池翻
素景秋槐響寒音伊人倘同愛絃酒共棲尋

齊竟陵王遊後園詩曰託性本禽魚栖情閒物外蘿徑
轉連綿松軒方杳藹仰壑每淹留風雲多賞會

齊王儉春日家園詩曰徙倚未云暮陽光忽已收羲和

無停晷壯士豈淹留
苒苒老將至功名竟不修
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
撫躬謝先哲解紱歸山邱

梁簡文帝游韋黃門園詩曰息車冠蓋里停轡仲長園
簷疎遠興積賓至羽觴繁又夜遊北園詩曰星芒侵嶺
樹月暈隱城樓暗花舒不覺明波動見流又臨後園詩
曰隱淪遊少海神仙入太華我有逍遙趣中園復可嘉
千株同落葉百尺共尋霞

梁元帝遊後園詩曰暮春多淑氣斜景落高舂日照池

光淺雲歸山望濃入林迷曲徑度渚隔危峰又晚景遊
後園詩曰高軒聊騁望煥景入川梁波橫山渡影雨罷
葉生光日移花色異風散水文長

梁沈約宿東園詩曰槿籬疎復密荆扉新且故樹頂鳴
風颭草根積霜露驚麀去不息征鳥時返顧茅棟嘯愁
鷗平岡走寒兔夕陰帶層阜長烟引輕素又行園詩曰
寒瓜方卧壠秋菰亦滿陂紫茄紛爛漫綠芋鬱參差初
稔向堪把時韭日離離

賦漢枚乘梁王兔園賦曰修竹檀欒夾池水旋兔園並馳
道鷓鴣鷓鴣翡翠鵲巢枝穴藏被塘臨谷聲音相聞
啄尾離屬於是晚春早夏邯鄲襄國相與雜沓而往款
馬高冠扁馬長劍閑馬左挾彈馬右執鞭馬日移樂哀
遊觀西園從容安步闕雞走兔俛仰釣射煎熬炙炙極
樂到暮若夫采桑之婦連袖方路

齊謝朓遊後園賦曰積芳兮選木幽蘭兮翠竹上蕪蕪
兮陰景下田田兮被谷左蕙畹兮彌望右芝原兮寓目

山霞起而削成水積明以經復於是敞風闥之藹藹聳
雲館之迢迢周步檐以升降對玉堂之沈寥爾乃日栖
榆柳霞照夕陽孤蟬已散去鳥成行惠風湛兮帷殿肅
清陰起兮池館涼

梁裴子野遊華林園賦曰諒無庸於殿省且栖遲而不
事譬寵鳥與池魚本山川而有思伊暇日而容與時遨
遊以蕩志正殿則華光弘敞重臺則景陽秀出赫奕暈
煥陰臨鬱律絕塵霧而上征尋雲霞而蔽日經增城而

斜趣有空巉之石室在盛夏之方中曾匪風而自慄溪
谷則沱潛派別峭峽則險難壁立積峻竇溜闌干草石
苔蘚駁犖叢攢既而登望徒倚臨遠凭空廣觀逖聽靡
有不通

梁江淹梁王兔園賦曰或重古輕今者僕曰何為其然
哉無知音則已矣聊為古賦體以奮枚叔之製云於是
金塘緬演綠竹被坂繚繞青翠若近復遠水鳥駕鷺鷥
鳴鴻鴈上飛衡陽下宿沔漢十五五忽合而復散於

是大夫之徒稱詩而歸春陽始曉朱華未稀卒逢邯鄲之女蕙色玉質綺裳下見錦衣上出

周庾信小園賦曰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豈必連閨洞房南陽樊重之第綠墀青瑣西漢王根之宅余有數畝之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適閒居之樂爾乃窟宅徘徊聊同鑿坏琴號珠柱書名玉杯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

得歌側八九丈從斜數十步榆柳三兩行梨桃百餘樹
撥蒙密兮見窓行歌側兮得路蟬有翳兮不驚雉無羅
兮何懼草樹混淆枝格相交山為簣覆水有堂坳崎嶇
兮狹室穿漏兮茅茨檐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坐
帳無鶴支牀有龜鳥多閑暇花隨四時心則歷陵枯木
髮則睢陽亂絲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離披落
格之藤爛熳無叢之菊落葉半牀狂花滿屋名為野人
之家是謂愚公之谷試偃息於茂林乃久羨於抽簪雖

有門而常閉實無水而恒沈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
之心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薄晚閑閨老幼相
攜蓬頭王霸之子椎髻梁鴻之妻樹搔搔而風急天慘
慘而雲低聚空倉而雀噪驚懶婦而蟬啼昔早濫于吹
噓藉文言之慶餘門有通德家藏賜書遂乃山崩川竭水
碎瓦裂關山則風月悽愴隴水則肝腸斷絕百齡兮倏
忽菁華兮已晚不雪鴈門之跼先念鴻陸之遠非淮海
兮可變非金丹兮能轉不曝骨兮龍門終低頭兮馬阪

頌晉潘尼後園頌曰茫茫在昔悠悠結繩太樸未散玄
化雷凝羲皇繼踵三代相承五德更王文質迭興天命
匪謐祐謙輔信乃眷我皇光有大晉應期納祚天人是
順和氣四充惠澤芻潤神祇告祥四靈效質遊龍升雲
儀鳳翳日甘露晨流醴泉湧溢華夏既寧八荒靜謐人
亦有言吾何以休乃延卿士從皇以遊長筵遠布廣幕
四周嘉肴惟芳旨酒思柔巖巖峻岳湯湯玄流翔鳥鼓
翼游魚載浮明明天子肅肅庶官文士濟濟武夫桓桓

講藝華林肆射後園威儀既具弓矢斯閑恂恂謙德穆
穆聖顏賜以宴飲詔以話言忝稷既登貨財既豐仁風
潛運皇化彌隆征夫釋甲戰士罷戎遐夷慕義絕域望
風無或慢易在始慮終無或安逸在盈思冲

引謝莊懷園引曰鴻飛從萬里飛飛河岱起辛勤越霜
露聯翩泝江汜去舊國違舊鄉舊鄉悠且長迴首瞻東
路延翮向秋方登楚都入楚關楚地蕭瑟楚山寒歲去
冰未已春來鴈不還風肅幌兮露濡庭漢水初綠柳葉

青朱光藹藹雲英英離禽喈喈又晨鳴菊有秀兮松有
挺憂來年去容髮衰流陰逝景不可追臨堂危坐悵欲
悲試託意兮向芳蓀心綿綿兮屬荒樊想綠蘋兮已冒
沿念幽蘭兮已盈園天桃晨暮發春鶯旦夕喧青苔蕪
石路宿草塞蓬門

詠晉湛方生遊園詠曰諒茲境之可懷究川阜之奇勢
水窮清以徹鑒山鄰天而無際乘初霽之新景登北館
以悠矚對荆門之孤阜俯漁陽之秀岳乘夕陽而含詠

杖輕策以行遊襲秋蘭之流芬幙長倚之森修任緩步
以升降歷丘墟而四周智無涯而難恬性有方而易適
差一豪而遽乖徒理存而事隔故羈馬思其華林籠雉
想其臯澤矧流客之歸思豈可忘於疇昔

啓梁張續謝東宮賡園啓曰性愛山泉頗樂閑曠雖復
伏膺堯門情存魏闕至於一丘一壑自謂出處無辨常
願卜居幽僻屏避喧塵倚山臨流面郊負郭依林結宇
憩桃李之夏陰對徑開軒采橘柚之秋實而王畿陸海

畝號一金涇渭土膏豪傑所競徙居好時必待使越之
裝別館河陽亦資牧荆之富此園左帶平湖修陂千頃
右臨長薄清潭百仞前逼逸陌朝夕爽塏後望鍾阜表
裏烟霞每騰春迎夏華卉競發背秋向冬雲物澄霽歸
瞰戶牖不異登臨升降堦墀已窮歷覽舟楫所屆累日
不能究其源魚鳥之豐山澤不能喻其美

圃

毛詩曰九月築場圃又曰折柳樊圃

傳曰晉侯取蔦氏之圃以為圃

論語曰樊遲請學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

列子曰三畝之圃不能耘

楚詞曰忽死蘭圃楚有蕙圃

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

即懸圃也

淮南子曰崑崙山有層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懸圃涼風在崑崙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滿足潢水

穆天子傳曰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

之所飲食先王之所謂懸圃

詩梁庾肩吾從皇太子出玄圃詩曰春光起麗譙屣履
步山椒閣影臨飛蓋鷺鳴入洞簫水還登故渚樹長蔭
前橋綠荷生綺葉丹藤上細苗顧循慚振藻何用擬瓊
瑶

銘陳江摠玄圃石室銘曰僊巖石楡僊宇石牆地云正
域道示修羊紫烟碧露絳雪玄霜廣成不踐王烈未翔
移革甲觀徙構震方遠跨飛梁俛臨倒景瓊蓋珠樹金

階玉井映日分暉搖風共影岫濃翠合林虛桂靜朔去
偷桃董來貨杏檐非刻削戶恐登臨迎春花近避暑涼
深秋雲卷閣冬霰停陰桐棲鳳采竹化龍吟輕飛亂色
激溜成音天縱儲睿生知作兩弦誦餘隙仁智為賞河
曲停遊洛濱息往祥梨吐秀瑞燕流響一物或鑄萬國
斯仰

蠶

禮記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卜

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又曰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桑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以供郊廟之服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后置織室蠶室於濯龍中往來觀視內以為娛樂外以先女功

續漢書曰貴人助蠶璫玁加簪珥又曰光武建武二年野蠶成繭野民收其絮

玄中記曰大月氏有牛名曰日及割取肉一二斤明日

瘡愈漢人入國示之以為珍異漢人曰吾國有蟲大如小指名曰蠶食桑葉為人吐絲外國復不信有之

古今注曰元帝永元四年東萊郡東平山有野蠶為繭繭生蛾蛾生卵卵著石收得萬餘石民以為蠶絮

賦晉楊泉蠶賦曰惟陰陽之產物氣陶化而播流物受氣而含生皆纏綿而自周伊夫蠶之為物功巨大而弘優成天子之袞冕著皇后之盛服昭五色之玄黃作四時之單複是以王者貴此功焉使皇后命三宮之夫人

及世婦之吉者親桑于北宮二月初吉遂布令於天下
百辟兆民使咸務焉是以仲春之月吉日庚午既差我
馬惟蠶之祖編使童男作以童女溫室既調蠶毋入處
陳布沅種柔和得所晞用清明浴用穀雨爰求柔桑切
若細縷起止得時燥濕是候逍遙偃仰進止自如仰似
龍騰伏似虎趺員身方腹列足雙俱昏明相推日時不
居粵召役夫築室于房于房伊何在庭之東東愛日景
西望餘陽既酌以酒又挹以漿壺飧在側敷修在菊我

鄰我黨我助我康於是乎蠶事畢矣大務時成閣紆卷
薄灑掃宮庭蠶母須飾從容自寧至于再宿三日乃開
闔啓房是瞻是觀方者四張員者紆盤縱者相屬橫者
交連分薪柴而解著繭絲互而相攀競以拏攫載笑載
言惰者悅而忘懈劣者勉以增勤是月也天子以太牢
之禮獻繭于寢廟皇后親繰三盆然後頒於夫人世婦
至于百辟卿士下及兆民咸趨繰事爾乃絲如凝膏其
白伊雪以為衣裳冠冕服飾禮神納賓各有分職以洽

百禮罔不斯服夫功也起於綿綿成於翼翼頌之難周
論之罔極殷斯勤斯如何勿憶

織

毛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魏志曰中山恭王褒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儉約
勅妃妾紡績織紵習為家人之事

博物志曰近世有居海渚者每年八月有浮查來此人
乃立於槎上忽忽不覺晝奄至一處有城郭屋舍望室

中多見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驚問此何處答
曰君可詣蜀問嚴君平

搜神記曰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績織

詩古詩曰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濯素手札札
弄機杼

梁簡文帝詠中婦織流黃詩曰翻花滿階砌愁人獨上
機浮雲西北起孔雀東南飛調絲時繞腕易躡乍牽衣
鳴梭逐動釧紅粧映落暉

梁劉孝威在郟縣遇見人寄織婦詩曰妖姬含怨情織
素起秋聲度梭環玉動踏躡佩珠鳴經稀杼溢緯斷
恨絲輕蒲萄始欲罷鴛鴦猶未成雲棟共徘徊紗窓相
向開窓踈眉語度紗輕眼笑來矐矐隔淺紗的的見粧
革鏤玉同心藕雜寶連枝花紅巾向後結金簪臨鬢斜
機頂挂流蘇機傍垂結珠青絲引伏兔黃金繞轆轤艷
采裙邊出芳脂口上渝百城交問遺五馬共踟躕直為
閨中人守故不要新夢啼漬花枕覺淚濕羅巾獨眠真

自難重衾猶覺寒逾憶凝脂緩彌想橫塵歡行驅金絡
騎歸就城南端南端稍有期想子亦勞思羅襦久應罷
花釵堪更治新粧不點黛余還自畫睂

陳徐陵詠織婦詩曰織織運玉指脉脉正蛾睂振躡開
交縷停梭續斷絲簷前初月照洞戶朱帷垂垂弄機行掩
淚彌令織素遲

陳蕭銓賦婀娜當軒織詩曰東南初日照秦樓西北織
婦正嬌羞綺窓猶垂翡翠幌珠簾半上珊瑚鈎新粧入

機映春牖弄杼鳴梭挑織手何曾織素讓新人不掩流
蘇推中婦三日五匹未言遲衫長腕弱繞輕絲綾中轉
躡成離鵠錦上迴文作別詩不惜紉素同霜雪更傷秋
扇篋中辭

賦後漢王逸機婦曰帝軒龍躍庶業是昌俯覃聖恩仰
覽三光爰制布帛始垂衣裳於是取衡山之孤桐南岳
之洪樟結靈根於盤石託九層於岩徇性條暢以端直
貫雲表而剡良儀鳳晨鳴翔其上怪獸羣萃而陸梁於

是乃命匠人潛江奮驤踰五嶺越九岡斬伐剖析擬度
短長勝復迴轉尅像乾形大匡淡泊擬則川平光為日
月蓋取昭明三軸列布上法台星兩驥齊首儼若將征
方員綺錯微妙窮竒蟲禽品獸物有其宜免耳跼伏若
安若危猛犬相守竄身匿蹄高樓雙峙下臨清池遊魚
銜餌灑灑其陂鹿盧竝起纖繳俱垂一往一來匪勞匪
疲於是暮春代謝朱明達時蠶人告訖舍罷獻絲或黃
或白蜜蠟凝脂纖纖靜女經之絡之爾乃窈窕淑媛美

色貞怡解鳴珮釋羅衣披華幕登神機乘輕杼覽牀帷
動搖多容俯仰生姿

晉楊泉織機賦曰伊百工之為技莫機巧之最長似人
君之列位象百官之設張立匡郭之制度如城隅之員
方應萬機以布錯實變態之有章是以孟秋之月首殺
庶物工民呈材取彼椅梓貞幹修枝名匠騁工美乎利
器心暢體通膚合理同規矩盡法因事作容好無不媚
事無不供於是乎女工就素絲輕貫綜紀簡姦清織女

揚暈美乎如芒麗安妍雅動有令光足閑蹈躡手習檻
匡節奏相應五聲激揚濁者含宮清者應商和聲成柔
慷慨成剛屈申舒縮沈浮抑揚開以厭間闔以高梁進
以懸魚退以俠彊氣變相應陰感乎陽僊俛不及進却
頡頏事物之宜法天之常既合利用得道之方

鍼

吳書曰虞翻年十二有客詣翻兄不遇之翻乃與客書
曰磁石不受曲鍼

賦楚荀况鍼賦曰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
無功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
章已能合從又善連橫下覆百姓上飾帝王

漢曹大家鍼縷賦曰鎔秋金之剛精形微妙而直端性
通遠而漸進博庶物而一貫惟鍼縷之列迹信廣博而
無原退逶迤以補過似素絲之羔羊何斗筭之足筭咸
勒石而升堂

市

列子曰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
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問之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
見金

魯連子曰孟嘗逐於齊譚裕子曰富貴則就貧賤則去
此物之必至而理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朝則盈
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求亡故去勢使
然也

漢書曰楚王戊與吳通申公白公二人諫不聽衣之赭

衣使杵臼椎舂於市又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
業貧者之資又曰司隸校尉解光奏王根曰縱橫恣意
大治室第中立土山而立兩市殿上赤墀戶下青瑣
東觀漢記曰樊重治家產業起廬舍高樓連閣陂池灌
注竹木成林閉門成市

華嶠後漢書曰宋登為汝陰令為政明能號稱神父出
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

漢名臣奏曰太尉屬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大

羊為羣無君長帥廬落之居又其天性貪而無信故自
漢興于茲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吏民創禁不與交關唯
至胡市乃成靡服非畏威懷德實玩中國珍異之故耳
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舊有二市一曰金市在宮西大
城內

詩梁庾肩吾看放市詩曰旗亭出御道游目暫迴車既
非隨舞鶴聊自入看書懸竈識季主觴酒見相如日中
人已合黃昏故未疎

陳張正見賦得日中市朝滿詩曰雲閣綺霞生旗亭麗
日明塵飛三市路蓋入九重城竹葉當壚滿桃花帶綬
輕唯見爭名利安知大隱情

教梁簡文帝移市教曰臨淮作守白鹿隨而忘反蕭令
解綬黃雀從而不歸况復衛卒遮車追民擁榜瞻言前
古眇愧弘多吾旅泊東川阻茲涸水日中摠會交貿遷
移雖樊無外取要得所求而旗亭舊體自有常處不容
近違孔奮遠逐曹參正恐舊肆盈虛或成彫廢

周庾信荅移市教曰昔張楫碩儒尚移弘農之市宜官
妙篆猶致酒壚之客况復德總郇周聲高梁楚希風慕
義之士舉袂成帷卧轍反車之流磨肩相接遂使王克
閨市之處遠出荒郊石苞販鐵之所翻臨涯岫聖德謙
虛未忘喧湫欲令吹簫舞鶴還反舊鄆賣卜屠羊請辭
新閨而交貿之黨好留幽岐之衆難遣

藝文類聚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藝文類聚卷六十六

唐 歐陽詢 撰

產業部

田獵 鈞 錢

田獵

禮記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

三曰充君之庖

三田者 夏不田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

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

諸侯殺則下小綏

綏當為綏有 虞氏之旗也

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

止則百姓田獵

佐車驅逆之車

又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

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覆巢

毛詩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六韜曰文王卜田于渭陽將大得非熊非羆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大吉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

于渭之陽見呂尚坐以漁文王勞而問焉

穆天子傳曰天子獵于漆澤得白狐玄貉以祭河宗

晏子曰景公田十有八日不反晏子往見而衣冠不正
公望見晏子下車急曰夫子何遽得無有故乎對曰國
人皆謂君安野而好獸無乃不可乎公曰寡人有吾子
猶心之有四支也有四支故心有佚寡人有吾子故寡
人佚也晏子曰若心有四支而得佚則可令四支無心
乎公乃罷田而歸

莊子曰梁君出獵見白鴈羣下穀弩欲射之道有行者
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
其御公孫龍止之梁君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他人對
曰昔宋景公時大旱卜之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
首曰吾所以求雨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雨將自
當之言未卒而大雨何也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君
以白鴈故而欲射殺人主君譬人無異於豺狼也梁君
乃與龍上車歸呼萬歲曰樂哉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

善言而歸

韓子曰孟孫獵得麇使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麇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為其子傅曰夫子不忍麇又且忍吾子乎

戰國策曰魏文侯與虞人期獵且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雨君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不一會期哉乃往自罷之魏於是始

强

史記曰田叔為魯相魯王好獵相常從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聞之不大出遊

魏志曰文帝將出獵鮑勛上疏諫帝手毀其疏而竟行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為樂何與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

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
於原野因秦曄佞諛不忠

江表傳曰曹公與孫權書云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
劉琮束手今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

王隱晉書曰魏舒少生財著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

世說曰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第三兒齊莊
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莊時年七八歲庾公謂曰
君兒亦復來乎應聲荅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吳地記曰長洲在姑蘇南太湖北岸闔閭所遊獵處也
吳先主使徐詳至魏魏太祖謂詳曰孤願越橫江之津
與孫將軍遊姑蘇之上獵長洲之苑吾志足矣

詩周王褒和張侍中看獵詩曰上林冬狩反回中講射
歸還登宣曲觀更獵黃山圍嚴冬桑柘慘寒霜馬騎肥
縹盧隨兔起高鷹接雉飛獨嗟來遠客辛苦倦邊衣

陳張正見和諸葛覽從軍遊詩曰治兵耀武節縱獵駭
畿封迅騎馳千里高且起百重騰騰斃馬足饑飢落劍

鋒雲恨飛燒火鳥追絕禽蹤方羅四海俊聊以習軍容
賦漢司馬相如子虛賦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
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
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先生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
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王之欲誇僕以車騎
之衆而僕荅以雲夢之事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
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罟網彌山掩兔
犇鹿射麋腳騁騫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

功顧謂僕曰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僕對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弗鬱岑峯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其東則有蕙圃蘅蘭菅若射干芎藭菖蒲荳蔻靡蕪其高燥則生歲耕苞荔薜莎青蘋其卑濕則生藏蓂蒹葭東牆彫胡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覆華內隱鉅石白沙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榎杗豫樟桂椒木蘭檠離

朱楊其上則有鵷雛孔鸞騰遠射干楚王乃駕馴駁之駟
乘雕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陽子驂乘
熾阿為御按節未舒即陵狡獸蹴蛩蛩躡距虛軼野馬
轉駟駘乘遺風射遊騏弓不虛發中必決背洞胃達掖
絕乎心繫於是鄭女曼姬被阿錫投紵綺雜織羅垂霧
縠飛襪垂髻扶輿倚靡錯翡翠之葳蕤繆繞玉綏眇眇
忽忽若神仙之髣髴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掩翡翠射
駿驥怠而後發遊于清池浮文鷁揚旌柁張翠帷建羽

蓋網瑇瑁鉤紫貝桴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涌泉
起奔揚會磊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
里之外於是楚王登陽雲之臺泊乎無為淡乎自持不
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臣竊觀之齊殆不如烏有
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且齊東渚鉅海南有琅邪觀乎
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遊孟諸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湯
谷為界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
其胷中曾不帶芥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

圓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詞不復何為亡以應哉又
上林賦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
得也且齊楚之事又焉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
聞乎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
徑其北終始灞澹出入涇渭鄠鎬潦漓紆餘逶迤經營
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於是乎蛟龍赤
螭鮪鱣漸離鰕鰡鰪鮪禺禺魼魴捷鰭掉尾振鱗奮翼
潛處乎深巖明珠子的樂江靡蜀石黃磬水玉磊砢

鴻鵠鵠駕驚屬玉羣浮乎其上沈淫汎濫隨風澹澹
與波搖蕩掩薄水渚深林巨木巉巖參差九峻截僻南
山我我掩以綠蕙被以江離糝以蘼蕪雜以留夷布結
縷攢蒺莎揭車蘅蘭臺本射干茈薑蘘荷歲橙若蓀鮮
支黃礫蔣芋青蘋布濩閔澤延蔓太原於是離宮別館
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棖壁璫輦道纒屬步
櫚周流長途中宿倪杳眇而亡見仰攀櫟而捫天奔星
更於閨闥宛虹拙於楯軒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棣

枇杷櫨柿棗楊梅櫻桃蒲萄隱夫萸棣揚翠葉抗紫
莖發紅華秀朱榮煌煌扈扈燭耀鉅野背秋涉冬天子
校獵乘鏤象六玉虬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遊孫
叔奉轡衛公驂乘江河為陸太山為櫓車騎雷起殷天
動地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野羊箭不苟害解脰陷
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然後侵淫促節倏復遠去流離
輕禽楚履狡獸擇肉後發先中命處拂驚鳥捎鳳凰捷
驚雛掩鷁鵬麗石關厯封巒過鳩鵲望露寒下棠梨息

宜春西馳宣曲濯鷗牛首登龍臺掩細柳於是遊戲懈
怠置酒乎顯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鐘立
萬石之虛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
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巴俞宋蔡淮南干遮文成
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閨鞞洞心駭耳荆吳鄭
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移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
結風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閑都靚粧刻
飾嫵媚纖弱皓齒爛爛宜笑的皪色授魂與心愉於側

酒中樂酣天子曰嗟乎此太奢侈於是歷吉日以齋戒
襲朝衣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鑾遊於六藝之圃馳騫仁
義之途脩容乎禮園翔乎書圃

漢揚雄羽獵賦曰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
宿昆吾傍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
袤數百里聊因校獵以風玄冬季月天地隆烈乃詔虞
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閭闔儲積共峙戎卒夾道斬叢
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鄠鎬營合圍會先置乎長楊

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荷垂天之畢張竟壅之罟靡日月
之朱竿曳讐星之飛旗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
淫淫與與前後要遮立歷天之旗曳捎星之旃霹靂
列缺吐火施鞭車騎雲會登降閭闔藹泰華為旗熊耳為
綴木仆山還漫若天外於是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
師駭刮野掃地禽殫中哀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
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亡涯隨珠和氏
焯爍其波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於茲乎鴻

生鉅儒修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響忽如神
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

後漢張衡羽獵賦曰皇上感天威之繆烈思太昊之觀
虞虞人表林麓而廓萊藪翦荆棘而夷榛株於是鳳皇
獻歷太僕駕具蚩尤先驅雨師清路山靈護陣方神蹕
御義和奉轡弭節西征翠蓋葳蕤鸞鳴瓏玲山谷為之
澹淡丘陵為之簸傾於是皇輿綢繆遷延容與抗天津
於伊洛夏遙集乎南園大詔獵者竟逐長驅輕車颺厲

羽騎電駕霧合雲集波流雨注馬跡麋鹿輪轉雉免弓
不妄彎弩不虛舉鳥驚蛙羅獸與矢遇

魏文帝校獵賦曰長鎗糾霓飛旗拂天部曲按列什伍
相連跣如叢林動若崩山超崇岸之曾崖厲障蒞之雙
川列翠星陳戎車方轂風迴雲轉埃連颶屬雷響震天
地譟聲蕩川岳遂躡封狔籍麋鹿捎飛鳶接鷺鷥聚者
成丘陵散者聞溪谷流血赫其丹野羽毛紛其翳日考
功較績班賜有叙授受甘魚飛酌清醕割鮮野烹舉爵

鳴鼓鑾輿促節騁轡迴翔望爵臺而增舉涉幽壑之花
梁

魏王粲羽獵賦曰相公乃乘輕軒駕四輅駙流星屬繁
弱選徒命士咸與竭作旌旗雲橈鋒刃林錯揚暉吐火
曜野蔽澤山川於是搖蕩草木為之摧撥禽獸振駭魂
亡氣奪興頭觸系搖足遇桂陷心裂胃潰腦破顙鷹犬
競逐弈弈霏霏下謁窮緹搏肉噬肌墜者若坻清野滌
原莫不殲夷

魏應瑒西狩賦曰伊炎漢之建安飛龍躍乎天衢皇宰
亦而陶運樹匡翼而大基盪無妄之氛穢揚威靈乎八
區開九土之舊迹暨聲教於海隅時霜淒而淹野寒風
肅而川逝草木紛而搖蕩驚鳥別而高厲既乃揀吉日
練嘉辰清風矢戒屏翳收塵於是魏公乃乘彫輅駟飛
黃擁簫鉦建九幢按轡清途颯沓風翔於是圍網周合
雷鼓天震千乘長羅萬表星陳雙翼伉旌八校祖分長
燧電舉高煙蔽雲爾乃徒輿並興方軌連質驚飈四駭

衝禽驚溢騁獸塞野飛鳥蔽日爾乃赴玄谷陵崇巒俯
掣奔猴仰捷飛猿雲幕被於廣野京燎照乎平原醴魚
充給洪施普宣又馳射賦曰於是陽春嘉日講肆餘暇
將逍遙於郊野聊娛遊於騁射延賓鞠旅星言夙駕樹
應輶於路左建丹旗於表路羣駿籠於衡首咸皆騁裏
與飛覓爾乃結翻倅齊倫匹良樂授馬孫臆調駟籌筭
克明班次均壹左攬繁弱右接湛衛控滿流睇應弦飛
碎旛動鼓震譟聲雷潰重破累礮流景倏忽紛紜絡驛

次授二八驊騮激騁神足奔越終節三驅矢不虛發進
截飛鳥顧摧月支須紆六鈞口彎七規觀者并氣息而
傾竦咸側企而騰移爾乃縈迴盤厲按節和旋翩翩神
厲體若飛仙弈弈駢牡既佶且閑揚驪沛艾螭略相連
晉夏侯湛獵兔賦曰爾乃乘露霜御良馬楯又接於廣
漠弓矢連於曠野端眺蒿萊摘肝榛穢落日攢慨傍窺
蒼蒼視兔之所隱乃精望而審發弦絕箭激驚伏並
斃搜鱗危險覓歷岡阜留曾挂於重林疏置結於通藪

密驚視於草間暫見之於蒙茸擬以銳矢規以良弓覩
毫末而放鏃乃殪之於窟中或紛歛以驚鷺影跳竦而
揚白擢輕足之煒煒振遊形之躍躍弓不暇彎且不及
暮爾乃鷹鷂翻以飄揚勁翼謾而下猗馬釋控以長騁
鬱騰虛而陵厲翕習於迴阻之間繞繚於山澤之際盤
迂遊田其樂泄泄心既倦兮日遷命輿駕兮將還息徒
蘭圃秣驥華田目送歸波手揮五絃優哉遊哉聊以永
年

晉潘岳射雉賦曰涉青林以遊覽樂羽族之羣飛聿彩
毛之英麗有五色之名翬厲耿介之專心張猛毅之姱
姿於時青陽告謝朱明肇授靡木弗滋無草不茂天決
決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麥漸漸以擢芒雉鷩鷩而朝
雉鬱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効能爾乃候扇舉而清叫
野聞聲而應媒摘朱冠之葩赫敷藻翰之陪鰓或鴈或
啄時行時止班尾揚翹雙角特起應叱愕立躍身竦峙
捧黃間以密殼屬剛挂以潛擬山驚悍害疾迅已甚擊

牙低鐵心平望審毛體摧落霍若碎錦逸羣之雋擅場
挾兩櫟雌妬異條來忽往於是筭分銖商遠通揆懸刀
騁絕伎當味值胃裂膝破腎若乃耽盤流遁放心不移
樂而無節端操或虧此老氏之所誠而君子之所不為
啓梁沈約為皇太子謝賜御所射雉啓曰輕鑾微動密
翳徐張黃間所穀矢無虛發南皮之獲未足稱工臣任
惟守器事隔陪奉天慈曲降賜物頒禽

釣

呂氏春秋曰太公釣於滋泉文王得而王

說苑曰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與農人言農人者古之老賢人也謂望曰子將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剝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于齊望知當貴

毛詩曰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論語曰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墨子曰釣者之恭非為魚也餌鼠以肉非愛之也

楚辭曰以直針而為釣維河魚之能得

呂氏春秋曰善釣者引魚于千仞之下餌香也

詩陳陰鏗觀釣詩曰澄江息晚浪釣侶桺輕舟寄言濯
纓者滄浪終滯遊

賦晉潘尼釣賦曰抗余志於浮雲樂余身於蓬廬尋渭
濱之遠迹且游釣以自娛左援脩竹右縱飛綸金鈎厲
鉅甘餌垂芬衆鯢奔涌游鱗橫集觸餌見擒值鈎被執
長繳繽紛輕竿翕熠雲往颺馳光飛電入躍靈未及驚

策蓋以獲其數十且夫燔炙之鮮煎熬之味百品千變殊芳異氣隨心適好不可勝記乃命宰夫膾此潛鱗電割星流芒散縷解隨風離鏹連翩雪累西戎之蒜南夷之薑酸醎調適齊和有方和神安體易思難忘

錢

漢書曰凡贊金錢布泉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太公

為周立九府圜法

圖即錢也

六韜曰武王入殷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

史記曰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貴以百金償之編
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
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
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又曰高
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或二百或五百蕭何獨以五後
益封二千戶以獨贏二錢又曰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
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客皆往賀蕭何
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

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者曰賀錢萬貫不持一錢謁
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
重敬之引入座蕭何曰劉季故多大言者矣又曰上使
善相者相鄧通曰當貧饑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何
謂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號鄧氏錢布天
下又曰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廩庾皆滿而庫
府餘貨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較又曰安
息國以銀為錢錢如玉面

漢書曰武帝時公卿請令京師鑄官錢赤仄

以赤銅一為之郭

當五官用非赤仄不得行

俗所謂紫紺錢

又曰東方朔云侏儒

長三尺餘奉一囊粟給錢百三十臣朔長九尺餘亦一

囊粟錢二百四十又曰張安世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

辭不受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

都內主藏官

東觀漢記曰光祿勳杜林與馬援鄉里親厚援南方還

時林馬適死援遣子持一匹馬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

饋可以修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

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食祿出常有盈今奉錢五萬
援受之謂兒曰當以此為法林所以勝我者也又曰馬
援在隴西上書曰富民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
錢天下賴其便又曰鄭均兄為縣游擊受禮遺均數諫
止不聽即脫身出作歲餘得數萬錢歸以與兄曰錢盡
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語遂有廉潔稱
汝南先賢傳曰平輿閻敞為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常被
徵以奉錢百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常舉家患死

唯有孤孫九歲臨死語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闕敞孫
長大來求敞敞見之悲喜取錢盡還之孫曰祖唯言三
十萬爾今乃百三十萬誠不敢當敞曰府君疾困謬言
爾郎君無疑

郭子曰王夷甫雅尚玄遠又疾其婦貪口未嘗言錢婦
欲試之夜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闕之
命婢舉阿堵物去

世說曰王武子私第近北邙于時人多地貴武子好馬

射買地作埒編錢布地竟埒時號金埒

地鏡圖曰錢銅之氣望之如青雲

書後漢劉陶上書諫鑄錢事曰夫食者乃有國之大寶
生民之至貴也見比年已來良田盡於蝗螟之口杼軸空
於公私之求野無青草室如懸罄所急朝夕之食所患靡
盬之事豈謂錢之鏤薄銖兩輕重哉就使當今土礫化為
南金瓦缶變為和玉沙石悉成隨珠犬羊盡作狐白絳繡
盈堂文綺縵野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義皇之純

德大禹之勤勞周文之不暇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

啟梁簡文帝謝勅賜解講錢啟曰無勞礪石之火金貨猥臻
非遊王壘之川銅山可見舒王濟之埒猶覺有餘假劉寔之
繩穿而不盡慧輪究竟爰降曲私福田成滿仰由慈被榮光
獨照自均若木負恩知重竊譬蓬萊又謝賜錢啟曰殊澤隆
厚造次被蒙重彼八銖珍斯九法赤仄成采出自水衡之藏
紺文委貫忽積銅扇之裏謹長充放生用濟含識發弘誓願
等供無邊效彼薄拘均茲流水方便怖鴿獲安窮魚永樂

梁劉孝威婚謝晉安王賜錢啓曰孝威問吉已通請期
有日而賢夫之譽多愧張耳非壻之才偶同王粲賸言
前事良以自羞曲降隆慈俯垂珍錫便使禽贄獲舉纁
幣有資佩服寵靈隕越非報

梁任孝恭謝賁錢治宅啓曰繩樞斷續薄雨已傾席戶
穿闌微風自卷不悟恩隆問舍降自天造事深更宅乃被
庸微跪條可授毀垣再築遂得窓臨上路戶望東家人悅
爽塏里驚輪奐門學于公逆容駟馬巷均王濬豫擬幡旗

論晉魯褻錢神論曰有司空公子富貴不齒盛服而遊
京邑駐駕乎市里顧見綦毋先生班白而徒行公子曰
嘻子年已長矣徒行空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貴人
公子曰學詩乎曰學矣學禮乎曰學矣學易乎曰學矣
公子曰詩不云乎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
賓得盡其心禮不云乎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栗棗修
易不云乎隨時之義大矣哉吾視子所以觀子所由豈
隨世哉雖曰已學吾必謂之未也先生曰吾將以清談

為筐篚以機神為幣帛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
已公子拊髀大笑曰固哉子之云也既不知古又不知
今當今之急何用清談時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貴
貧者賤辱而子尚質而子守實無異於遺劍刻船膠柱
調瑟貧不離於身名譽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農
氏沒黃帝堯舜教民農桑以幣帛為本上智先覺變通
之乃掘銅山俯視仰觀鑄而為錢故使內方象地外員
象天錢之為體有乾有坤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

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朽象壽不匱象道
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
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
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甿
獨豈是之謂乎錢之為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
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
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
書然後富貴由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

排朱門入紫闥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
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諍辯訟非錢不勝孤弱
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問笑談非錢不
發諺云錢無耳可閤使豈虛也哉又曰有錢可使鬼而
況於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
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危者得
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祿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焉
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天達

窮開塞振貧濟乏天不如錢若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
勇冉求之藝文之以成人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唯孔
方而已夫錢窮者使通達富者能使溫暖弱者能使勇
悍故曰君無財則士不來君無賞則士不往諺曰官無中
人不如歸田雖有中而無家兄何異無足而欲行無
翼而欲翔使才如顏子容如子張空手掉臂何所希望
不如早歸廣修農商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同
塵和光上交下接名譽益彰

藝文類聚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藝文類聚卷六十七

唐 歐陽詢 撰

服飾部

衣冠 衣裳

貂蟬 袍

玳瑁 裙襦

裘帶 巾帽

衣冠

墨子曰昔齊桓公高冠博帶以治其國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

莊子曰曾子居衛正冠而纓絕斂襟而肘見

楚辭曰余幼好此奇服今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

離兮冠切雲之崔嵬

漢書曰終軍上書請受大冠長纓以羈南越王而致之
闕下乃使越王越王請舉國內屬又曰秦獄法吏冠柱
後惠文冠及張敞弟武為梁相敞遣使送之曰何以治
梁武曰馭黠馬利其銜策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爾

惠
蟬

也冠細如蟬
翅今御史冠

劉向別錄曰鶡冠子常居深山以鶡為冠故號鶡冠子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戴九星靈芝夜光之冠

胡廣說曰趙武靈王効胡服以璫飾首前搖貂尾秦滅
趙以其君冠賜近臣建武時匈奴內屬世祖賜南單于
常侍惠文冠

東觀漢記曰楊賜患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所服冠幘
綬帶又曰武冠俗謂之大冠

詩晉陸機贈潘正叔詩曰過蒙時來運與爾遊承華執
笏崇賢內振纓曾城阿

晉郭璞詩曰杞梓生南荆奇才應世出擢穎蓋漢陽鴻

聲駭皇室遂應四科運朱衣耀玉質

表魏武帝讓還司空印綬表曰臣文非師尹之佐武非折衝之任遭天之幸千竊重授內踵伯禽司空之職外承呂尚鷹揚之事斗筭處之民其瞻觀水土不平姦宄未靜臣常媿辱憂為國累臣無智勇以助萬一夙夜慙懼若集水火未知何地可以殞越

梁江淹為齊王謝冕旒諸法服表曰軒冕雲蹕既非常之飾宮懸玉戚乃配天之禮昔大啓營丘未修樹羽之

賞光宅曲阜始兼龍旂之貴況臣道狹慶隆身薄器尊
粉繡爭暉藻火競曜

啟梁陸倕為息纘謝勅賜朝服啟曰玄冕素帶出自禁
財朱紱青綬降於皇府輝燭鄰黨震耀街衢姻族移聽
朋儕改矚非臣瓌弱所能陳報

貂蟬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左蟬右貂金取堅剛百陶不耗蟬
居高食繁目在腋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

賦陳江總華貂賦曰領軍新安殿下以副貂垂錫仰銘
恩澤謹題小賦貴豐貂於挹婁飾惠文而見求標侍臣
之密設曜毛彩之溫柔拜文槐而影度陪武帳而香浮
隨玉珩之近遠共金璫之去留仰太山之千仞開谷中
之鄙吝撤君子之寶飾榮小人之蓬鬢蔑置醴之殊私
誇賜田之薄潤顧朽拙之微躬早遊藝而不工逢河間
之好古自隗始而恩隆諒維鷄之有媿庶懷昔而克終
啟梁元帝謝東宮賚貂蟬啓曰挹婁之毳曲降鴻恩麗

水之珍復蒙殊獎東平紫貂之賜非聞暖額中山黃金之錫豈曰附蟬坐變仲尼之容增暉允南之貌

玦珮

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玦

楚辭曰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又曰虛衣兮披披玉珮兮陸離

孔叢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玉

說苑曰經侯過魏太子左帶玉具劔右帶環珮左光照

右右光照左太子不視又不問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
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之此魏之寶也經侯解劔珮
委之趨而出上車去太子使騎操劔珮與侯曰此寒不
可衣饑不可食無遺我賊也

典略曰孔子返衛衛夫人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
之來者必見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
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之聲璆然

晉公卿禮秩曰特進珮水蒼玉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

皆佩水蒼玉

賦魏文帝玉玦賦曰有崑山之妙璞產曾城之峻崖嗽
丹水之炎波蔭瑤樹之玄枝包黃中之純氣抱虛靜而
無為應九德之淑懿體五材之表儀

銘後漢崔瑗遺葛龔珮銘曰禹湯罪已仲尼多誨盤盂
有銘几杖有誠天為剛德猶不干時君子妄怒厥亦生
災晉厲好虐樂書作亂荀瑤峻戾韓魏致難慷慨憤激
動腸傷氣久生百疾歷年不遂俯覽斯珮柔韋是貴

啟梁簡文帝謝勅賜玉珮啓曰昉田麗彩槐水鏤文飾以金闕之珠製以魯班之巧故以裾端照色影外生光恩發內府猥垂霑賜臣方溫謝德比振慙聲

書魏文帝與鍾繇書曰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朴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繩窮匣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

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嘉貺益
腆敢不欽承

巾帽

魏略曰夫餘國以金銀飾帽又曰管寧在家恒著皂帽
又曰裴潛為代郡太守撫之以靜單于脫帽稽顙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常行陳梁之間遇雨故其巾一角
濡而折二國名士著巾莫不折其角云作林宗巾其見
儀則如此

語林曰諸葛武侯與宣皇在渭濱將戰宣皇戎衣莅事使人視武侯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各隨其進止宣皇聞而歎曰可謂名士矣

沈約宋書曰陶潜在家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酒畢復還著之

啟陳周弘正謝勅賚烏紗帽等啓曰雖復魏宣二端豈能比今茲賜廣微四縫未足方其華飾既受非望之恩方貽匪服之誚

衣裳

毛詩曰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楚辭曰製芰荷以為衣集芙蓉以為裳

漢書曰鄧通以擢舩為黃頭郎

施其黃髦於船頭因以其名名郎曰黃頭也

文帝夢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之顧見其衣後穿覺而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見鄧通衣其後穿是夢中所見因而甚見幸

魏書曰文帝詔與朝臣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

知飲食此言被服飲食難曉也夫珍玩必中國總綃總其白如雪羅紈綺縠未聞衣布服葛也又曰甄皇后生每寢家中人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

魏志曰文帝欲徙冀州一十萬戶實河內侍中辛毗諫帝怒起入內毗隨而引帝裾帝奮衣不迴良久帝乃出曰恠卿持我何太急

吳書曰顧悌每得父書灑掃正衣服拜跪而讀

王隱晉書曰董威輦每得殘碎繒輒結以為衣號曰百

結

詩魏曹毗夜聽擣衣詩曰寒興御紈素佳人治衣襟冬
夜清且永皓月照堂陰纖手疊輕素朗杵叩鳴碓清風
流繁節迴飈灑微吟嗟此嘉運速悼彼幽滯心二物感
余懷豈但聲與音

宋謝惠連擣衣詩曰衡紀無淹度晷運倏如催白露滋
園菊秋風落庭槐肅肅莎雞羽烈烈寒螿啼夕陰結空
幕宵月皓空閨美人戒裳服端飾相招攜簪玉出北房

鳴金步南階，簷高礧響發。楹長杵聲哀，微芳發兩袖。輕汗染雙題。

梁柳惲擣衣詩曰：孤衾引思緒，獨枕悵憂端。深庭秋草綠，高門白露寒。思君起清夜，促柱奏幽蘭。不怨飛蓬苦，徒傷蕙草殘。行役滯風波，遊人淹不歸。亭臯木葉下，隴首秋蓬飛。鶴鳴勞永歎，採綠傷時暮。念君方遠遊，賤妾理紈素。秋風吹淥潭，明月懸高樹。軒高夕杵散，氣爽夜礧鳴。瑤筆隨步響，幽蘭逐袂生。

梁劉孝威賦得香出衣詩曰香出衣步近氣逾飛博山
登高用鄴錦含情動靨比洛妃香纓麝帶逢金縷瓊花
玉勝綴珠微蘇合故年微恨歇都梁路遠恐非新猶賢
漢君芳千里尚笑荀令止三句

周庾信夜聽擣衣詩曰秋夜擣衣聲飛度長門城今夜
長門月應如晝日明小鬟宜粟瑱圓腰運織成秋碁調
急節亂杵變新聲石燥砧逾響桐虛杵絕鳴鳴石出華陰
虛桐採鳳林北堂細腰杵南市女郎砧並結連支縷雙

穿長命針倡樓驚別怨征客動愁心又曰擣衣明月下
靜夜秋風飄錦石平砧面連房接杵腰急節迎秋韻新
聲入手調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嫫姚

梁費昶華光省中夜聽城外擣衣詩曰闔閭下重關丹
墀吐明月秋氣城中冷秋砧城外發浮聲繞雀臺飄響
度龍闕宛轉何藏摧當從上路來藏摧方未已定自乘
軒里乘軒盡世家佳麗似朝霞負璫耳上照方繡領間
斜衣燠百和屑鬢插九枝花昨暮庭槐落今朝羅綺薄

拂席卷鴛鴦開緼舒龜鵠金波正容與玉步依砧杵紅
袖往還縈素腕參差舉徒聞不得見獨夜空愁佇

梁王僧孺詠擣衣詩曰足傷金管遽多愴緹光促露團
池上紫風飄庭裏綠散度廣陵音摻寫漁陽曲別鵠悲
不已離鸞斷還續尺素在魚腸寸心憑鴈足

啟梁庾肩吾謝東宮賚內人春衣啓曰階邊細草猶推
綵葉之光戶前桃樹反訝藍花之色遂得裾飛合燕領
鬬分鸞試顧採薪皆成留客

袍

史記曰秦相范雎與魏人須賈有隙及賈使秦雎自稱張祿先生往詣賈賈見其寒取一綈袍以賜之及雎數賈罪曰爾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也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降武帝服赤霜袍雲采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得名

袁山松後漢書曰靈帝欲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續乃坐使者於單席舉縕

袍以示之臣之所資惟斯而已故不登公位

賦陳江搃山水袍賦曰皇儲監國餘辰勞謙終宴有
令以衲袍降賜何以奉揚恩德因題此賦濫時來之寵
沐振長纓以祗肅奉性與之文章侍相娛之絲竹解女
羅之山帶佩流霞之羽服裁縫則萬壑縈體針縷則千
巖映目圖島嶼之削成寫淪漣之徑復埒符采於雕煥
並芬芳於蘭菊憫四選之徂遷軫百慮之迴遭霜飛空
而浸霧鴈照月而猜弦聽風鍾之易近對水雷之踈懸

若董衣之百結同衞服之十年嗟班鬢之已颯愧冶袖
之為妍謝衞珠之有報荷墜履之無捐

賤晉劉謐之與天公賤曰體戰身噤脫衣凍坐賴公借
袍南越送火

啟陳周弘正謝東宮賜縠袍啓曰或儔名麗辭等質輕
霧或色華少海用寶叢臺或粲彼三英縫茲五絨品頒
歲襲綠奪春耕蒿席可充緼袍易足

裙襦

漢書曰班伯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時上方向文學鄭寬中張禹等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數年金華之業絕班出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紃襦袴之中非其好也

東觀漢記曰梁鴻鄉里孟氏女容貌醜而有節操多求之不肯父母問其所欲曰得賢壻如梁鴻者鴻聞之乃求之女布襦裙鴻曰此真梁鴻妻也

漢書曰廉范為蜀郡太守百姓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

昔日無襦今五袴

啟梁沈約謝齊竟陵王賁母赫國雲氣黃綾裙襦啓曰
竊以積絲成綵散繭騰花巧擅易水之間價貴叢臺之
下民受祿為養霑荷彌深聖恩曲漸自葉流根復袖緼
裾豈伊恒飾榮新之寵固難輕報

梁任孝恭謝裙襦啓曰加以庭闕桑麻室空機杼牀無
暖席桁靡懸衣值蓬卷北郊鴈飛南浦雪闇河陰冰生
海岸而繩帶屢盡苦風霜之切弊履恒穿踐泥沙之凍

自憐袖短雖內手而猶寒每恨衣輕徒斂襟而彌愴

裘

墨子曰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
戰國策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二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
弊又曰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魯有老人涉淄而寒出
而不行坐沙中單見其寒解裘而衣之襄王曰田單之
惠施欲以取我國乎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對曰王
不如因賞下令曰寡人憂人之寒單解裘而衣之稱寡

人之意焉

說苑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也廊廟之楹非一木之枝也王法非一士之知也

晉咸寧起居注曰大醫司馬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據此裘非常衣服消費功用其於殿前燒之勅外內有造異服依禮治罪

十洲記曰漢武帝天漢三年西國王獻吉光毛裘裘色黃蓋神馬之類入水經日不沉入火不焦帝厚謝使

者

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來朝章帝以王觸寒涉道賜王乘輿貂裘

啟齊王融謝勅賜御裘等啓曰雲衣降授仙裾曲委榮振素里澤駭蓬心昔漢帝解裘不獨前寵曹王褫帶復降今恩又謝竟陵王賜納裘啓曰降飾自尊垂榮及賤玄玉不純曾波奪來南陸方永北風日壯無衣無褐發念聖衷而挾纊之間每流解裘之賜偏委

梁簡文帝謝東宮賜裘啓曰物華雉毳名高燕羽才慙
齊相愧白狐之飾德謝漢蕃均黑貂之賜地卷朔風庭
流花雪故以裾生惠氣袖起陽春

帶

穆天子傳曰天子征至赤烏之人赤烏氏先出自宗周
乃賜貝帶五十具

戰國策曰魯仲連謂田單曰將軍東有夜色之奉西有
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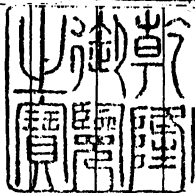
之心所以不勝狄也

史記曰帝遺匈奴黃金飾貝帶一具

魏略曰踈勒王獻大秦赤石帶一枚

吳書曰陸遜破曹休帝脫御金帶以賜遜又親以帶之
吳錄曰鈎落者革帶也世名為鈎落帶

啟梁劉孝儀謝晉安王賜銀裝絲帶啓曰雕鏤新奇織
製精絜越中玉女不得關思上方名匠莫能議巧人情
駭觀如見買臣之綬望貌移姿似逢子訓之術



藝文類聚卷六十七